

至少，我們擁有一無所有

《香港文學評論學會》

15.11.2019

撰文：周怡玲

讀米哈的《餡餅盒子》，一直有個疑問：為甚麼他的文字有一種距離感？

書中六篇小說，但無論是〈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〉、〈一個失蹤企業家的傳記〉、〈塔克斯之役〉的「我」，還是〈渠王〉的「O」、〈牛人計劃〉的「B」、〈他們以後在夜裡相聚〉第三人稱的「I」，對於周遭發生的事情都保持了一定的距離，尤其六篇小說都共同面對的狀態——消失／死亡。〈我〉的父親、〈渠〉和〈他〉的妻子都死去，但主角在得知親人離去時，沒有悲傷、嚎哭的反應，反而藉I的口中說出，「我們真的太少想到死亡，生存已經夠我們忙了。所以到這些時刻真的來到，便感覺很陌生，很遲鈍。」這反映了現實生活中，城市生活的壓迫，延遲了對悲傷的感覺。小說前大半部分都在描寫角色面對生離死別時不愠不火的態度，看似不悲不喜，以為放下或根本沒放在心上，直到隔了一段日子，在小說結局，才發現主角終於忍受不了生活的缺口而要出走（〈我〉）、花了四十七年時間做免費渠王的工作原來一切都是復仇（〈渠〉）、失眠了數十個晚上後看色情影片而回想跟妻子做愛的畫面（〈他〉）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又順理成章的小說結尾，才感受到角色「遲來」的情緒所在，慢慢滲漏出來。令人不禁一問，到底哪種才是常態，哪種才是非常態？

同樣地，在〈一〉的P、〈塔〉的E和〈牛〉的雨忽然消失後，主角都好像與他／她們保持一定的距離。不論是陌生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傾慕的對象也好，曾經跟主角有過關係的人，他／她們的消失，對其他人都沒有造成太大的憾動，生活依舊，正如陳慧的序所說：「為甚麼每個人都如此無動於衷？」「還是因為過度密集的樓宇間頻繁的重建，已將我們豢養成對龐然巨響與震動無動於衷？」像〈牛〉中雨的出現，使B萌生源源不絕的靈感，使他放棄藍領的工作，實踐「牛人計劃」的行為藝術夢想，但雨的突然消失與「重遇」，令B意識到自己終將沒有擁有過雨，他最終變成牛的物化象徵，連些微的情感變化也失去，而這種不斷壓抑情感的做法在全本小說集中不時出現。

書的角色之所以壓抑情感，或許跟米哈的文字有一種距離感有關；而他這種距離感，我想，或許小說〈我〉中引述的一句話能解答：「至少，我們擁有一無所有。」小說角色在建立與不同人之間的關係時，都無法真正擁有他們。〈塔〉的E以駭客身份入侵迷戀對象——已婚「歌手」的所有電器鏡頭而偷竊其私生活，最終因發現無法擁有歌手而自殺；〈他〉的妻子無法適應I居住的城市潮濕、擠

[BC%8C%E6%96%87%E5%AD%B8%E8%A9%95%E8%AB%96](#)